

昂貴的項鍊兒

這年秋天，老李的老伴兒終於沒扛過病痛的折磨走了，他處理完老伴兒的後事，一個人住在老家空房子裡百無聊賴，終於還是給兒子打了電話自告奮勇要去帶小孫子。

老李的兒子小李是個典型的妻管炎，換做平時這事兒他連提都不敢跟媳婦兒提，巧的是正好岳父岳母老兩口要去照顧剛生了孩子的兒媳婦兒，沒辦法再繼續幫他們帶寶貝兒子勇勇了，他這才鼓起勇氣跟媳婦兒小芳提了一句，沒想到小芳竟然爽快的答應了，當天就把老爺爺從農村老家接了過來。

這老李雖然平時做人有些摳門兒愛計較，但那是對別人，對兒子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出來，來了以後不但衛生打掃的乾淨俐落，做飯也是一把好手，更是有耐心跟小孫子玩兒的不亦樂乎，連酷愛挑剔的小芳都對老李的表現非常滿意，竟然都沒有擺過臉色給他看，這讓老李更是幹勁兒十足，活脫脫一個稱職的免費「保姆」。

這天老李好不容易安頓好小孫子睡覺，準備去客廳喝點水，可就在他輕手輕腳走出臥室的時候，突然聽到兒子媳婦兒的臥室裡傳出了低低的說話聲，原來是兒媳小芳正在數落兒子：連這點兒錢都沒有，我不就是想買個項鍊兒嗎，才兩千又不貴，人家小麗過生日男朋友送了輛豪華車呢。

兒子也低低的反駁了起來：人家小麗男朋友是富二代呀。都怪你爹，連個退休工資都沒有，一分錢也掙不下，我嫁給你真是倒了大黴了。

聽著兒子媳婦的對話，老李只覺得一口熱血直往上湧，憋的他心疼。是呀，小芳說的對，自己就是個老農民，除了能出點力，一分錢都幫不上，真是沒用。這個晚上，老李雖然很困，卻一直睡不著，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直烙餅，差點把熟睡的小孫子給驚醒。

第二天，小孫子哭鬧著要去吃披薩，老李知道兒子不管錢也不敢跟小芳開口，只好從帶來的包裡摸出了自己存的養老錢抽了一百出來帶著小孫子出了門。

“哎喲”

“大爺，你沒事吧？”

剛走出社區沒多遠，老李就不小心被絆了一下摔倒在路邊，偏巧一個正站在路邊打電話的穿著時髦的姑娘也連帶著被他給撞到了。看到倒下的是一個老大爺，姑娘趕緊起身想要扶起他。

老李原本也準備趕緊起來走人，可他突然靈光一閃，想起了電視上那些老頭兒老太太被撞倒都得到一大筆錢的新聞，加上昨晚聽到小芳的埋怨，他果斷的攔住了姑娘的胳膊直嚷嚷嚷。

“哎喲，我都這把老骨頭了，哪裡經得起你這樣撞啊，哎喲，我可不行了。”

姑娘被老李這一嚷嚷直接給嚇傻了，她哪裡見過這種場面，當時又急又氣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偏偏周圍又圍上了好多人，姑娘急的臉都憋紅了。

“大爺，剛剛是你自己倒的呀，還把我也撞倒了呢”

“喲，你這姑娘怎麼睜眼說瞎話，你不撞我我能倒嗎？你不能走。”

老李一邊死死的拽著姑娘，一邊給兒子媳婦打了電話讓他們過來幫忙，姑娘都要急哭了，周圍的人也是說什麼的都有，有的說這姑娘不厚道，也有的說老李詭計人。不過老李可顧不得這麼多了，他心心念念的是給兒媳婦兒訛個項鍊兒錢也讓她高興高興。

小李和小芳倒是不含糊，沒幾分鐘就趕了過來，他們自然是不分青紅皂白只顧給老李助威，特別是小芳，直接拿出了潑婦罵街的架勢，連珠炮似的逼的姑娘說不出話來只是一個勁兒的抹眼淚，最後她實在沒辦法，只得把錢包裡的兩千塊錢全部掏出來給了老李。

看到小芳的項鍊兒有著落了，老李這才高興的拍了拍土站了起來，直接把錢都給了小芳，小芳一邊數著錢一邊無意的問著老李準備出門幹什麼。

老李這才猛地一拍腦袋想起了勇勇，可直到現在他們才傻了眼，這四週哪裡還有勇勇的影子？

小芳哭天喊地的叫了起來，老李終於一口血噴了出來，這下好了，為了給兒媳婦兒訛個項鍊兒錢連小孫子都給弄丟了，這下老李怕是要活到頭兒了……



審鍵盤

大志要去參加大學同學聚會，他和老婆商量道：“你雖然是下兩屆的，但畢竟是校友，乾脆倆倆一起去吧。”

老婆笑著打趣道：“當年三位系花張舒欣、趙丹、孟瑤都對你情有獨鍾，難得十幾年後再次見面，我去了豈不是耽誤你敘舊？”

大志趕緊說道：“要這麼說你更得去了，免得過後再懷疑我！”

老婆哄著他說：“開個玩笑而已，這麼多年我還不相信你嗎？我真的有事去不了，你自己去吧。”

大志這才表現出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走了，其實他心裡暗自得意：要是老婆去了還真有點礙事，好多年不見，自己正想借這個機會跟三位美女敘敘舊。

在同學聚會上，大志因為這些年發展得不錯，自是如魚得水。而在那之後，老婆便敏感地意識到大志的反常：他天天晚上在書房裡待很長時間，說是處理公司的檔。

這天晚上，老婆看看快十一點了，大志還沒回臥室睡覺，於是來到書房前輕輕推門，不料門居然被反鎖上了。老婆忍住心中的不快，敲了三下門。大志在裡面答應一聲，十幾秒後才開了門。

老婆皺著眉頭問：“在自己家還用鎖門嗎？”

大志不自然地笑著說：“可能當時在想工作上的事，隨手就帶上了。”

老婆走到電腦前，看著電腦桌面上的宣傳策劃書，手指在桌子上敲了兩下，轉身問道：“大志，我對你始終很信任，也沒問過你同學聚會的細節，現在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

大志急忙辯解：“能發生什麼呀，就是喝點酒，聊聊上學時那點事兒唄。”

老婆笑了笑說：“好吧，那你敢做個小測試嗎？”

大志警惕地問道：“什麼測試？”

老婆關閉了電腦桌面上的策劃書，打開了一個空白文檔，讓大志坐在電腦前，說：“我說幾個普通的詞語，你打字，不能打全拼，只能打拼音首字母。”

大志鬆了口氣，呵呵笑道：“好吧，你說吧。”

老婆想了一下，說：“真實性。”

大志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在鍵盤上敲了zsx三個字母，輸入欄跳出了幾個詞語，分別是只剩下、照射下、這雙鞋、真實性，大志點了第四個，真實性這三個字跳到了文檔中。

老婆點點頭，繼續說道：“找到。”

大志敲了zd兩個字母，在輸入欄裡找到了相應的詞語發到文檔上。

“沒有。”老婆接著說道。

大志隨手按了my兩個鍵，這時，老婆按住



他的手說道：“讓你反常的人出現了。”

只見打字欄彈出的五個選項分別是孟瑤、沒有、滿意等五個詞語，孟瑤排在第一位。

大志急赤白臉地說道：“你這不是無理取鬧嘛，這是電腦自己彈出來的，能說明什麼問題？”

老婆不緊不慢地解釋道：“現在的拼音輸入法有一個功能，會根據操作者的習慣，自動記住經常輸入的詞語，在使用聲母聯想輸入時，會優先顯示這個詞語。比如我讓你輸入‘真實性’這個詞語，如果你經常輸入張舒欣的名字，它就會第一個顯示，可是沒有出現；接著我又讓你輸入‘找到’，也沒有出現趙丹的名字；最後我讓你輸入‘沒有’，很遺憾，孟瑤的名字排在了選項第一位。這說明你最近總在這台電腦上打這兩個字，換台電腦是不會出現這個結果的。”

大志結結巴巴地辯解：“就是在同學群裡聊天的時候提到過幾次，這有什麼？”

老婆點點頭說道：“我就不查看你的聊天記錄了，相信也看不到什麼，那麼我們再來問問鍵盤，看看它能不能告訴我更多的答案。還是老規矩，只能打首字母，我們看看，會跳出些什麼內容。”

此時，大志也只能同意：“好吧，你說，我打！”

老婆想了一會兒說道：“沒有，有何指教。”

大志琢磨了半天，遲疑地輸入了每個字前面的聲母，螢幕上出現了這樣的句子：“孟瑤，兩花齋兒！”

老婆轉頭眯眼笑臉地看著大志說道：“你還是這麼專一，約會都去同一個地方，真被我猜對了。”

大志汗如雨下，趕忙打開QQ，點開備註名字叫作“昨日黃花”的好友，迅速輸入了一段話：“孟瑤，回憶固然美好，但我們還是不見見面了，我老婆冰雪聰明，善解人意，我不想讓她誤會。”

對方很快發過來一個字：“好。”大志便立刻拉黑了對方。

老婆在大志臉上親了一下，溫柔地說道：“走，睡覺吧。”

大志看著雲淡風輕的老婆，不知是該慶倖還是悲哀，但他知道：自己這輩子都別想折騰出啥餓子了。

繪繪大學學的就是護士專業，畢業後沒有和同學們一樣拼命想留在大城市，反而是主動回到了家鄉的小縣醫院。繪繪家鄉在偏遠山區，不到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去醫院的，能抗住的病大家都儘量扛住，都花不起那錢。

繪繪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一個患者，小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家裡幾代都是貧農，連掛水的錢都湊不齊，最後是繪繪拿出自己的畢業獎學金，這才救了那小孩。就為這事，院長還在那年工作總結會上專門提出表揚，說這大學裡出來的就是不一樣，不僅專業技術過硬，思想境界也很高啊！

轉眼間，繪繪回到家鄉已經三年了。今天院裡要宣佈新的護士長任職，三年裡繪繪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大家都說這護士長非她莫屬，院長大會小會上也不止一次表示過提拔她。

可是這天中午，眼看就到了開任職大會的時間，突然院裡送來了兩個重傷病人。是兩個年級相仿的孩子，一男一女，附近路上發生重大車禍，兩個孩子傷的最重，來不及送到市里就只好送到最近的這裡。沒辦法，宣佈任職的事只好暫時擱置下來。

再說到那兩個病人，傷得非常重，顱內出血，必須馬上手術清淤，不然會有生命危險。可是院裡就一個手術室啊！平時大手術都是轉到市里，這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怎麼辦！

就在所有人都手足無措的時候，院長辦公室電話響了。也不知道是誰打來的，大家只看到院長接到電話後身體一下子繃得筆直，一個勁回答，“是，是是。”

“您放心，一定安排好。”

掛了電話，院長擦擦額頭上的汗，繃直的身體一下子癱在椅子上，又突然像是記起什麼，突然指著繪繪，“繪繪，快！儘快安排手術，先給男孩做。”

“啊？院長，那，那個女孩怎麼辦？她顱內大出血更嚴重，耽擱了怕有生命危險啊！”

“不管了，先給男孩做。”平時表現冷靜的院長不知道怎麼了好像變了個人似的，不耐煩的擺擺手說著，隨後他想了想補充道：“這是上面的意思，還有，男孩手術結束後馬上給

知恩圖報



女孩做。”

得到了院長的吩咐，大家誰也不敢耽擱。繪繪還想說些什麼，可是剛開口就碰到院長沖她擺擺手，她這下也明白啦，啥也不用說了。

縣裡的小醫院從來沒做過這種大手術，整個院裡的人都為這事忙的團團轉，幸好一切順利，大家給男孩做完手術後又趕緊給女孩做了手術，一直忙到後半夜。

後來繪繪才知道那個電話是市里領導直接打來的，男孩的父親是個大商人，來市里投資建廠。男孩的父親來考察情況，男孩從小就在城裡，這次跟著父親想去山裡玩玩，可沒想到就遇到了車禍。

市領導擔心車禍給投資的事帶來負面影響，所以打了這個電話，下了死命令要救活男孩。而那女孩只是附近的農民，女孩去山裡放牛，正好碰到男孩的車開過來。男孩的司機一直在城市大道上開車，哪裡在路上看見過這麼多牛，一下子慌了神釀成了車禍。

不久後，兩個孩子都醒過來了，可是手術後的正常檢查中發現，雖然手術進行的很順利，但畢竟兩個孩子傷得太重，院裡條件又有限。瘀血滯留時間太長，導致面部神經受到損傷，兩個孩子命是保住了，可都留下了面癱的後遺症。出院的那天，男孩家裡來了不少人，把院長辦公室圍得水泄不通，男孩的父親指著院長的鼻

子吼道，“庸醫，我兒子這麼年輕讓你們治成面癱，我告訴你們，我已經找過你們市里領導了，你們都給我等著。”

說著當著院裡所有人的面一下子掀翻了院長辦公桌，轟得一下摔門而去。

沒過幾天，市里傳來了消息，男孩父親還是撤了資，市里的建廠計畫也宣告破產。接著，上頭也來了命令，院長被免職了，吊銷了行醫資格證。

院長走的那天，院裡人好像都比平時要忙，只有繪繪一個人送院長到大門口。繪繪看著院長的背影，一下子覺得他老了不少，頭髮也白了，腰杆再也不像平時那麼挺直。

院長看著繪繪，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最終還是搖搖頭準備上車。

“院長，等等我啊，院長。”

車子剛發動，醫院大門那傳來喊聲。繪繪回頭看去，是女孩和她的父親。

女孩父親滿頭的汗，急匆匆的跑過來拉住院長的手：“怎麼了院長，我剛去您辦公室，他們怎麼說你要走了？”老院長不知道該怎麼和女孩父親解釋，只好望向繪繪，繪繪馬上接過話茬。

“怎麼了叔叔，您怎麼來了？”

“哦，對了，你看我忘了正事。”女孩父親一拍額頭，笑著從女孩手中接過一個包裹說道“院長啊，您救了我女兒命，家裡窮啥也沒有，孩他娘捉了兩隻老母雞，您看？”

女孩父親邊說著邊把手裡的包裹推進院長懷中。

“哦，不不不，這使不得，使不得，是我們的責任，這麼好的姑娘就這麼留下了面癱。您就不怪我？”

院長趕緊推回懷中的包裹，聲音裡滿是歉意。

女孩父親把女孩抱到懷中，溺愛地摸著孩子頭，看著女孩面癱了的臉說道“這叫什麼話，院長，老漢我不求太多，只要孩子有條命在，不影響以後嫁婆家生娃，我就心滿意足啦！您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哩！哪還怪你，那就太不是人啦，我老漢沒雖然讀過書，但這知恩圖報的理我懂！”

美女小偷

老周是村裡人，在村口開了家小超市。這天，老周在超市里看電視，突然從外面進來一個美女，衣著講究，打扮時尚，還不時停下來用手機自拍。

老周迎上前，問對方要買什麼東西。美女說要買點吃的，大概是餓急了，她走到食品區，拿起麵包和香腸就吃了起來。老周向美女要錢，美女卻說：“能不能等我吃完了再要錢？人家飯店都是吃完給錢的，你這超市就不能學一下？”說完，美女又擰開了一瓶飲料。

美女都這麼說了，老周也不好再說什麼。等美女吃得差不多了，老周這才來到美女面前，讓她付錢。美女掏了掏口袋，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了：“我的錢包哪裡去了？剛才還在的呀！”

老周一聽就不高興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能拿你錢包嗎？”

“你拿沒拿我不知道，”美女嚷嚷道，“我進門後就你一個人到過我的身邊，這屋裡也沒別人啊！”

老周賣了好幾年東西，還從沒遇到過這樣的顧客，他揮揮手說：“行了，你吃的東西我不要錢，算我自送你了，你快點走吧！”

沒想到美女卻不依不饒：“那可不行！我是來買東西的，跟要飯的是有本質區別的。我的錢包裡不但有錢還有證件，錢包若在這裡丟的就在這裡找，若不是在這裡丟的就在路上丟的，一會兒肯定有人會給我送回來的。”

正說著話，外面還真來了一個人，美女得意地說：“看到了吧，給我送錢包的人來了。”

來人老周認得，是他們村裡的大牛。

大牛進了店，買了些菜，付了錢後，轉身要走。這時，美女一下子喊住了大牛：“喂，我們好像在哪裡見過。”

大牛愣了一下，仔細看了看對方說：“姑娘，你認錯人了吧？”

美女點點頭說：“對不起，打擾你了，你長得像我的一個親戚。”

等大牛走了，老周笑著問：“剛才好像有人說過，他是給你送錢包的？”

美女走到老周身邊，不脛一顧地說：“我沒說錯，快點收錢吧。”說著，美女變魔術般拿出了錢包，從裡面抽出一張鈔票來。老周一看，這不是大牛的錢包嗎？剛才大牛掏出錢包付錢時，老周看得清清楚楚。

老周一把將錢包搶到手上，說：“這錢包是剛才來買菜的人的，他叫大牛。”

美女笑了起來：“哈哈，你猜對了，我說他是來給我送錢包的吧，你還不信。”

原來這美女是個小偷，老周把大牛的錢包揣進了自己的口袋，美女想把錢包要回去，老周不給，兩個人爭論起來。

幾分鐘後，從門外進來一個光頭男人，光頭進了店內，將背包隨手一放，就開始選東西

。老周見美女一直盯著光頭的包，覺得她又打起了光頭的主意，就來了個先下手為強，把光頭的包藏了起來。

光頭選好了商品，轉過身來結帳，這才發現包不見了，他焦急地問老周：“我的包呢？”

老周正想回答，不料美女搶著說道：“這位大哥，千萬別著急，你的包我一直替你看著，就在這個店裡。這是一家黑店，進來之後，所有人的錢包都不見了。我也是一樣，不同的是，我先把東西吃了，然後我就結不了賬了，連走也走不了了。”

老周沒想到這個女人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急忙辯解道：“情況不是這樣的，她沒錢結帳，就偷別人的錢包，我怕她再拿你的包，就把你的包保護起來了。”

光頭顯然不相信老周，冷笑道：“行，你是不是還要收點存包費呀？快把我的包還給我！”

老周還要爭辯，這時，房門一響，從外面又進來一個人，老周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前面來買菜的大牛。原來，大牛回到家發現錢包不見了，就又回來找。

老周剛要向大牛打招呼，美女又搶先說話了：“我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你的錢包就在店主手裡，這個店是一家黑店，我們三個人的錢包都給他收了，都在他的手裡。”

三個人不約而同走到老周跟前，美女對老周說：“你快點把錢包拿出來，要不，我們跟你沒完！”說著，美女從老周的口袋裡翻出了大牛的錢包。

大牛一把搶過錢包，用異樣的眼神看著老周說：“真沒想到，我們同村住這麼多年，你是這樣的人啊！”

很快，那美女把光頭的包也找了出來，遞到光頭的手上，然後對老周說：“你把我的錢包藏到哪裡去了？也一起拿出來吧。”光頭和大牛也叫老周趕緊把美女的錢包交出來。

老周有口難辯，叫苦不迭，最後他實在沒辦法了，拿起電話想要報警。美女笑了笑，阻止道：“大叔，先別急著報警，我有辦法還你一個清白。”

說完，美女從旁邊舉起一個自拍杆，對著手機說：“我是一名美女主播，觀眾交給我三個任務：第一，白吃東西；第二，偷個錢包；第三，把一個好人變成一個小偷。剛才所有的經過，都已經通過直播傳出去了，觀眾交給我的任務，我都做到了，我要加粉了，還能得到他們的獎賞，謝謝你們三位——我的群眾演員。來，請這位豪氣的大叔，跟我的小伙伴們打個招呼！”

老周聽了，氣得鬍子都翹了起來：“你們這些年輕人哪，都搞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